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李待問存我
朱積早服恭閱

戚少保集

疏

戚繼光

議處兵馬錢糧疏　援薊兵糧

臣所以歷年屢提建功三省者，皆士卒服習所致。自今以往，士愈悉知臣意。臣亦愈識士情。凡所施行，日

益安妥。今蒙前命，欲臣帶素練舊兵以往，則四十一年閩功，因總督去任，功賞不行，軍信久失，兼有分境之命，被調更以不便，況前兵俱係故家大族，即調亦難久留，若臣單身赴任，則閩中素無一兵，必待教練有成，非三年不堪試用。方今大寇在前，勢如燃眉，豈容一日有緩，別無儲備之策，不過足食足兵，而今日之閩又大非昔比，其在編民經無干擾，且動稱激變，況欲假民兵以養兵，其兵在兵伍，猶嚴紀律，即甘犯不馴，況欲盡軍法以從事。今處閩之策，須聚素練之精兵

新舊相兼。務足二萬。先量處未毀功賞三分之一。仍備粮餉器械以十萬數。仍加編齊訓一之功。將大寇蕩平、庶海寇知懼而滅其再犯之勢、山寇歛跡而杜其作亂之源。然後漸開征歛以備養兵之需、未為晚也。俟臣漸練士著有效、然後撤浙境之兵、安撫之大計、莫踰于此。伏望命下部議、臣素練之兵、毋離其將、閩省空匱。作何處辦。庶有裨益焉耳、

一請兵二萬者、臣先援閩、率兵六千人、自溫州入興化、將二千里、山深瘴重、步涉勞瘁、不服水土、沿途病

者已千人今以二萬計之甫到彼而病者姑約二千孤身客地每病兵留一壯兵調理計虛二千人臨陣每十人留一人守軍裝一人代炊爨兵共約又虛三千人由是計之則二萬之衆未交鋒而已虛六七千矣及既交鋒止得萬有二千此臣已試之明驗鐵一不可也

一倭器精利輕生善鬬中國之兵信非敵手然臣每向輒勝之者蓋臣以節制當其利器以分番當其勇悍今興化呂寇將及萬餘且山寇蜂起亦以萬計臣

即以二萬兵除病者守者炊者外僅有萬二千人况客兵未諳地利倭寇慣能分伏必將抄伏之路一一按堵俱不使出臣之彀以爲臣援方可進戰以一枝爲正即得二三枝爲奇又閩兵語言與倭無異多爲賊應而浙兵難與合營此臣所以必請兵二萬也

一臣所請素練者蓋因閩事急如燃眉無暇操練今素練之兵見有五千每人聽其間帶子姪生兵一名即可立得一萬新舊相間日月之間俱爲有制之兵如盡募生兵五千非二年敎練無成是浙兵即閩兵

矣臣亦無所施其救急之策也

一臣所以討費十萬者因用舊兵同往須無失信如去歲援閩援江西身經數戰斬首三千官兵白衣在行間者日夜望一介之命今尚未蒙勘覆況浙江原認福建功賞八萬兩旋以總督被逮已解中途而輒還士心寧無失望乎且兵士俱係名門大族各有身家之累今遠戍福建必優恤安家以二萬兵計之共得六萬兩所最給舊功約四萬兩此所以請十萬之數也今閩倭寇往來無時侵犯莫測防禦之兵必二

浙兵此縣頗顯之出門劉入也　戚少保福寧者到皆試用

蒐預備之粮須兩年而閫上無庫藏下乏徵輸倉卒

空匱之際將士枵腹以執銳此勢之必不能者也

一伏覩　祖宗建設以將領司統馭藩牧司軍餉憲

臣司糾察撫臣兵備專司調度一代之制誠爲盡善

但職業既分而協恭者少兵戎以鼓舞爲先臣不過

司統馭之職而于兵食餽餉鼓舞之具不能兼運況

臨敵機宜在于須臾而有司乖和兵氣所繫至調度

之宜處臣輕重又有司覲望所在也臣連年歷收微

效者乃總督信任之專假以便宜而弗遙制其機以

故有司信從、協心共濟、兵民合一之所致也。今閩浙各設提督、而兩省事權已分、其運籌大臣、既已各司一方、而臣以武弁、職在身先。士卒乃兼任兩省、欲臣之無掣肘難矣。況兵出于浙而遂事于閩、豈爲長久之便。伏望　皇上潾將權之日輕、機宜之掣肘、兵食之不相爲謀、勅下廷議、亦如往年浙直事例、使浙閩兵食事體、處處歸一。毋顧此失彼、因遠遺近、方能犄角成功、不致延蔓貽害、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請重將權益客兵以援閩疏

竊念臣一介武夫節因軍功謬叨　聖寵寄以一面每切感恩思報之誠勉竭駑駘奔馳之力但照倭奴驁悍技精須用素練節制勁兵以五當一始爲萬全其連年調數隨向克捷者良由軍門嘗付臣以萬餘教練所致至於統督經過秋毫不犯旗鼓一臨衆莫敢後雖由恩威並濟而其畏威不怨者又由臣任浙江台金嚴將領與兵備道協同地方親入衆兵之籍一切頑梗奸宄之徒逃匿之弊皆得併其妻孥制其死命故能得其死力今春因破府衛巨寇奉欽依新

此言平海之戰也

舊增募一萬餘名赴閩仰仗　天威克收全捷亦臣初出浙江人心尚屬維繫今任福建與浙江勢不相屬而見在兵士不過上畏國法及念舊義而已夫以不相聯屬之勢而加之以違土思歸之情兼閩中兵餉詘日可之遂將部兵議分二班止留六千防守秋汛是亦不得已之計奈何閩地三面濱海前兵分布三路愈見单弱近十月內節據福清泉漳與寧等處報稱陸續登犯倭寇二萬有餘緣臣部兵既勢单于分戍又病傷于久勞十人之中瘧痢過半軍門調度

宣布　天威鼓舞再奮于是水陸已經共奏一十二捷擒斬焚溺已及三千餘奈何賊月沓至兵力有限今戰勦不盡之倭尚有萬餘見攻仙遊縣城臣以爲兵再加選料兵雖至愚亦知衆寡莫敵其應踐班浙兵又皆爲所隷邑治百計阻撓而沿途設禁不容入閩無怪乎兵懷故土如驕子而不可用也計今見在賊數非精兵三四萬不克蕩平欲行赴浙調募既明禁于官府又牆制于有司臣以不能制其死命之權而用思土畏戍之士求必得其死力誠未見其能濟

也設使奉　旨召集亦須用舊頭目恩重法輕情義聯束而閩浙山川險阻又二千餘里兵衆日行僅可二舍亦恐遠不及事而况有此分限之艱難乎殊不思八閩萬一不保亦不免賴浙江江西廣東三省之精兵以圖恢復與其收功于焦頭爛額之秋豈如早爲曲突徙薪之計其間難易輕重不待智者而知也

又查閩中倭寇于上年攻破興平府衛之徒僅五六千之數今年入犯則二萬有餘設使倭再獲利而歸必空國入寇夫八閩之禍不在倭夷而在山寇與心

腹之間其山賊之消長過係于倭寇之有無苟兵力
不濟威名少挫倭夷坐困而寇于外山寇乘隙而生
于內八閩立有土崩瓦解之勢矣爲今之計伏望
皇上軫念八閩爲江浙唇齒財賦相鄰之地處臣以
統一浙福之責重以節制調度之權大阿之柄務歸
將領廢法重而心齊威尊而令衆又通以游援之法
順其重土之情斯人人樂爲效用庶幾其有濟也

經略廣東條陳甚定機宜疏　　甚定閩粵机宜

伤僉臣本駑駘世受豢養惟所任使務在捐糜邇蒙

皇上寵臣八閩、授臣專閫、功微賞溢、力薄任難、夙夜
皇皇惟不能仰酬萬一是懼、近奉　明旨、兼管惠潮
地方、及伸威管務、蓋界之至重、役之至艱、臣自知其
不勝任矣、顧惟武臣以滅賊為義、以徇國為忠、臣受
殊恩、敢不慕義竭忠、以圖報稱、竊見各省軍務、並設
鎮巡、然皆撫臣效謀、鎮臣效力、猶之股肱心膂、相須
而後成功、故凡一切軍情、悉由撫臣建白、而後折衷
于兵部、取裁于廟謨、指示發縱、勝算具在、武臣猶走
狗也、驅之則前耳、乃今臣在福建、而惠潮則隸廣東

仰威營則隸南贛各該撫臣厥有分土事非盡一。謀豈僉同攜臣以一身周旋各省三軍門之間身雖分投才之合從聯遠為近幹異為同委非所能亦非所職也若臣復拘常調不盡直言或情狀未悉 上聞而討謨亦難遙度必俟論定而後從事其如曠時廢事何故臣竊以今日之廣東猶五年前之福建福建外患雖重腹心受傷猶輕廣東外患雖輕腹心受傷最重受傷之說甚長臣不敢引遠請借福建為喻福建嘗苦倭寇不啻十年亦嘗設鎮巡討兵食日不暇

給而卒無尺寸之効亦以實情未盡上達而處置未盡得宜也至都御史游震得議綸據實　上請乃發內帑先後共五十萬金許募臣素練之兵二萬餘衆鼓行入境戎心已寒易若發蒙順如破竹海倭山寇以次蕩平繼而都御史汪道昆與巡按御史陳萬言協謀調度會計軍儲易置將領至此三更方略然後閩事粗定大病始除此已然之效也臣于上年追勦吳平殘黨深入潮州地方則見編戶逃亡賊巢聯絡臣詢其故厥有由來蓋潮惠去兩廣軍門遠在數千

里之外。此中脫有嘯聚。官司多不實聞。率以招撫為善謀。以羈縻為完策。既入其笠。或又聽地方報仇。或自復誘致要賞。上既無信。下自多疑。以故招而屢叛。叛而復招。遠近效尤。其不為盜者幾希矣。兼之責任未明。章程無定。兵食詘乏。郡縣恣睢。即能如救鬬者救之。猶惧未易為力。故臣不敢以出位為嫌。條陳十事。倘蒙采納。見之施行。使臣有展布之期。或可收實用之績也。

一定廟算。臣聞未戰而廟算勝者多算也。多算固用

撫賊大略

兵之所貴矣。然必先知彼而後可以語筭。賊情不察。廟筭何由定哉。惠潮之間。盜賊充斥。非其性殊也。盜賊初起。若火之始燃。有司能預戒而撲滅之易易耳。顧任茲土者。隱忍而待之。致釀其頭角已成。羽翼增衆。却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又或賊巧布私賄以堅招撫之議。甚者損民產以授賊業。遣職官以質賊巢。惟圖苟免一時。不顧遺患四境。此有司因循之弊也。及其計難掩覆。或又重購寨賊。輕調鄉兵。紀律不明。機宜不審。驅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為

奇功。稱寧謐以掩罪。任其鋪張。莫之究詰。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爲之辭。不曰激變。則曰佗殺。甚者劫虜命吏。攻襲城池。只令縛獻么麽。便可塞責。大憝首惡。猶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及或有實心聽撫之賊。捨戈戟以事耕樵。官府明與要盟。給牌票以爲執照矣。而又爲附近寨堡之民。乘其稱撫無備。截路擒殺。不容到官。而撫賊以情告官。告吏。又畏庇賊之嫌。置於不問。且有一等有司兵將。欺其聽撫解嚴。復掩襲以爲贖罪立功遷轉之資。于是撫賊不得不又

情形甚悉

稱變。是其始爲賊也。雖習染之非。而使其終絕自新之路。卒老死于賊者。亦誰之罪哉。此盜賊怙終之情也。夫既有招撫信照。而又貪功報私。激之使變。孰若不先招撫之爲愈。與其賊勢方張。而乃屈巳求賊。況懇就撫。孰若不激怙終之爲得哉。且臣聞招撫者。亦以赤子無知。脇從罔治。體　朝廷好生之德。許其革心改慮。咸與維新。未聞大憝首惡。亦德而撫之。撫而復叛。又德而撫之也。夫盜賊干紀。典刑具存。乃今知有招撫而不知有典刑。是餌民爲賊耳。即如臣所親

歷揭陽海豐二縣，爲大巢者三，皆爲惠潮亡命所據。綿羊地方方五十里之內，爲大寨者不下什數，皆成稱撫民，其實江閩亡命。據良民之田廬，據良民之妻（此痛可爲）子，安然坐享，莫敢誰何。（今撫賊若此也）揆厥所由，定有司以此悞之耳。夫有司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爲良民則有屈莫伸，爲盜賊則無求不遂，彼何憚而不爲也。始而一鄉，漸至一縣，始而一縣，漸至一州，趨利如流，勢必所至，民間生業日荒，正歛日急。方苦盜賊，若樂懸殊。兼以刼于盜賊之積威，護於官司之無恃，知不從

賊將不免于死亡於是去而從賊者日益多而賊黨日益盛矣卽不從賊亦皆不納粮差不服勾攝以爲故智有司將討食則一城之外無供輸者矣將舉兵則四境之內無可信者矣夫釀患若此之久失事若此之頻使在近地通都不能無煩宵旰徒以孤懸僻遠迄今始聞 皇上不以臣爲不才使得當事臣安敢因循蒙蔽復蹈故轍乎哉或以臣擁虛名可以遙制臣自料權力不能加于兩廣軍門兩廣軍門其文武之材皆當世之望獨以地里寫遠未易奏功使臣

徒恃虛聲不求實用。鮮克有濟。或謂臣有偏裨可以分遣。顧閩中官兵。一一乞假于鄰國。且各有信地。難以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或謂廣中久恃狼兵。可以調用。兩廣用兵故事。賊之初起。恆以地遠不聞。畢聞而後計兵食。兵食備而後調狼兵。遷延半年。狼兵未至。賊已捆載歸矣。狼兵跋扈不馴。行止自便。未及旋踵。賊復出巢。此往事之可鑒者也。故臣請先定廟筭有二策焉。其一先殲有名大巢。計若干處。倡亂首惡計若干人。臣舉銳師連破數巢。軍聲已振。仍還福建。

日後賊起又復起兵即是廣東大征之例亦一道也但兵徹則賊復起起營之舂州旋燒旋生惟或臣于未入境之時而條議奉有欽依之日先行有司區別各縣某都某啚爲賊某都某啚爲民某某赴縣報差某某負固不服容臣會同撫按宣布　朝廷威德播爲告辭務盡下情昭明信義徧揭境內曉諭通知自臣（不借重兵之勢屢勝之威萬亡無撫理）未入境以前不論爲賊爲民已撫未撫有罪無罪悉與前除然後臣握重兵駐潮州府先令近縣鄉都樓寨俱着的名寨長開具本寨戶口若而人事產若而

人。縣官赴鎮巡衙門親遞執結。田土作何開種，里甲作何應役。粮差作何徵科，定籍在官。寨長每月赴縣遞結，果能一一遵守，即爲良民。如或抗違，即係賊黨，仍再差人曉諭不服，然後發兵加誅。既已復役在官。如有仇民稱兵皿殺，比照邀方誘殺撲殺勾惹邊釁之例。一體處治。凡此復業之家，暫免賦稅。一面擇任良有司。勸課耕種。使一二年後，漸有收穫。方議輸納。以漸而供軍儲。一面分布將領。選練丁壯。充爲士兵。以漸而減客戍。此則一勞永逸，可爲千百年休養之

圖矣。

一專責成臣聞兵貴神速不鬭巧遲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惠潮故稱盜藪軍門遠隔蒼梧軍書往來不啻兩月移檄甫至機事屢更臣前已言其不便矣不特此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將士待餔于兩月之外以故水陸悍卒或致脫巾未必皆悍卒之罪也古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于呼吸之間而候賞于兩月之外人必不勸未必皆將兵者之責也軍機所乘迅雷不及掩耳而責成于兩月之外師出無功

亦未必皆不善戰者之過也。故居蒼梧而策惠潮。猶之汲遠水以沃近火。斷斷乎其難濟矣。近如福建。臣駐省城。日與軍門監司。朝夕謀議。即有緩急。聞警輒行。一切軍需。無不具備。軍門居中。則監軍代將。監軍處守。則軍門視師。分任各道。責成有司。機宜何如其速。操切何如其密。吏民則又以臣任事日久。頗效微勞。執禮輸誠。曾無齟齬。是以上下一體。血氣周流。文武一心。臂指相運。兵咸感奮。出必成功。夏有以也。夫臣之願竭忠于 皇上者。非有擇于閩與廣。則 皇

上之所以用臣者。亦以視閫者視廣。而後臣之收功于閫者。不至致罪于廣耳。乃今役臣于境外。而無所附麗于軍門。臣一武夫。何益于事。縱蒙特出簡命。假臣便宜。惟有罰逗遛。禁騷擾。則臣所可自盡耳。然必信賞而後罰可必。亦必足食而後禁可行。至于節制有司。調度錢粮。雖兵備海防。使非素有風力。實心任事。亦多掣肘。況臣名位徒重。事權本輕。又安能爲有無也。以今益臣信地乃在三軍門之間將以專責屬之南贛軍門。疆域不更。調度不便。似矣。而錢粮仰給

于廣省必不能舉全省之力以應之未可也將以兩廣軍門寫遠暫時移惠潮窃恐舍堂奥而出戶庭不能無卻顧之患未可也將謂暫以惠潮屬之福建則福建軍儲不能自供客兵皆出召募爲巳猶或不足兼濟必非有餘未可也或謂改設總督于南贛以專之或謂暫付福建軍門而歲議兵糧助之或謂廣東

是年復設廣東巡撫以李佑爲之

暫設軍門事寧別議事干大計非臣所敢妄言但臣之責任分于各省徒依阿于未任之時不責寬于旣任之後則毎事掣肘動輒得咎臣固不敢自蹈前車

之覆。激而進之。亦不過挺身行陣而決一夫以塞責耳。夫何益成敗之數哉。如蒙勑下該部先議惠潮及仲威營務。應屬何處軍門。應使撫臣得畫地以協謀。而臣亦得因人以成事矣。

一設監軍。照得福建用兵。調度則在軍門。紀察則在巡按。統兵則在將領。處置軍需稽察奸弊。則在監軍。各任其職。戮力同心。始克底績。惠潮去兩廣軍門既遠。去廣東省會亦遠。有事調發。則錢粮器械。不免取辦于有司。苟無專道監軍。必至玩愒悞事。乞照福建

事例設立監軍一員臣在閩則福建監軍同事臣入廣則廣東監軍同事居常則料理錢糧繕治器械遇警則隨營督察轉運供需然軍旅之才與俎豆之習稍異應變之具與守常之士不同必得其人乃爲共濟乞勅下該部務選見任閩廣中素有風裁練習軍事經歷戎行之人以充其位

一置將領臣叨主將之任領兼攝之司必居形便而後可以握機必擇材官而後可以分職自今籌之臣居閩則廣事難于遙制居廣則閩事不無後憂窮計

春夏急作備倭宜居閩省秋冬利于勦賊宜住潮州若非分任得人未免顧此失彼即令任將之善宜莫如閩三路五寨各有司存行都二司互爲出入鎭巡標下並列將材然皆兵部詢謀僉同選擇而使今之在事者又皆臣與原任巡撫都御史譚綸在浙儲養之士及今撫按交章薦舉之材故足賴也潮惠叅伸威營視閩信地更廣積寇倍多任用將官惡可不愼乃今惠潮則有守備潮惠則有叅將伸威營則有叅將有總兵無食無兵徒擁虛號故無成效況臣逆計

信地不下數千里。而責成一人。使非知人而善任之。孤立何濟。臣請惠潮各設守備一員、伸威營叅將、照舊添設分守惠潮伸威營副總兵官一員、駐劄潮州。各該守備叅將一聽副總兵官節制、副總兵官仍聽臣節制、其各部兵馬、聽臣分撥、大略皆照閩中事規。各官皆以浙閩歷戰有功者充之。見在人員。另議別用。如此則將領皆一時之選。而閩廣如一人之身。卽臣居廣居閩。惟其所在。小警則隨地勦捕。如遇廣警勢大。則臣盡移閩戍併以應之。臣親赴援動舉全力。

蔑不濟矣。閩兵入廣工食錢粮。取給于廣。廣兵入閩。工食錢粮。取給于閩。唇齒之邦。互相依附計之便也。一用部兵。近該臣入潮惠。未見彼中一兵詗之民間則畏廣兵甚于畏賊。謠言賊猶梳也。所過猶有所遺。兵猶篦也。過則無遺矣。廣兵有四。或鄉兵。或募兵。或賊兵。或狼兵。未練鄉兵。遇民則行劫。遇賊則先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諜。參半其間。彼中謂在昔將官。往往引狼入室。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矣。賊兵則以賊攻賊。古之人皆用之。然必元氣盛。然後可以張吾之

積威。積威張。然後可以制彼之死命。何謂元氣親兵○得○賊兵而能推心用之若皆將此人自是爲大度是也彼知吾能使之生能使之死。於是莫不洗濯以逭死。而黽勉以求生。此而用之。誰曰不可。顧親兵一無足恃。赤手而用賊兵。股大如腰。必至不掉。變生肘腋。流禍無窮。其不可也必矣。狠兵玩事日久。觀習日非。調發愆期。去留自已。所過鹵掠。慘不忍言。曾未聞軍法一行于彼也。兵驕如此。將安用之。誠知兩廣必不可廢狠兵。要未可恃于今日耳。昔廉頗爲將。必用趙人。今必用臣。非用素練之兵不可。但閩募兵于浙。

浙人猶多阻撓。將欲移兵于閩。閩地孰與防守。乞勑該部申諭浙江軍門。開募兵之禁。俟廣東錢粮到日。容臣親詣金衢溫處等府。選募節年經臣訓習曾充兵者子弟三萬。每名各給安家銀三兩。約以三年爲限。方許下班。舊部材官。除各衞所見推管事外。其餘閒住及空閒者。容臣取用領兵。緣臣居浙七年。儲養亦多壯士。與其弃之無用。孰若相濟成功。是即謂必用趙人而不難于責效矣。然徵兵于浙。又必取道于閩。蓋江西素未調兵。難與慮始。閩中自昔多事安不

志危。大兵經行。亦足彈壓。萬一警急。又得借而用之是爲廣亦爲閩也且在閩則春汛重而秋汛輕。在廣則春瘴不可入山而秋冬方解。如遇廣事重大。容臣知會福建軍門。候防秋汛無虞。亦可借調入廣。即以閩省監軍督往。至冬畢徹兵還閩。是則廣于有事之日可以借力於閩閩于無事之時可以資餉于廣相濟而非相厲矣

一夜舟師臣惟芟艸必除其根。治水當從其源。漢臣諸葛亮先定南中而後北向。用是道也。故欲求內治

之安。必先除海上之盜。猶蜀之南中。水艸之根源矣。廣東舊設水寨。沿海衛所官軍。坐駕鷹船。備非不周。法非不善。邇因柘林水兵之變。遂議罷之。是因噎而廢食也。或謂選編海上商漁船隻。分為二班。一班殺賊。一班生理。不為無見。但此船自駕。必挾已貲。遇賊則利害切身。人各為戰。故戰無不利。一倘于官。于已無復利害。兼之粵中調用水陸兵。則功既不賞。敗亦無罰。皆內官司無有主兵。勢不可行。相沿已久。倣倣目甚。惟張虛聲以耆官帑。誰肯捐軀不測以圖實效

哉欲用此輩。必須設有巨艦。握有重兵。必得質直有幹廉靜無求者駕馭之。然後彼為我用。假令孤立無威。而盡置反側于左右。驅之蹈重淵臨鋒鏑。雖馭不失其道。食不違其時。抑且不能矣。況未必然耶。又照世傳海賊無他法大船勝小船耳然往來接濟又不烏尾船雖大外少墻壁。內多柵蓋。櫓人難立。火攻易可純用鉅舟也燃。必須用福建白艚相兼互進。此南澚已試之明效也。為今之計。相應亟為南澳善後之謀。福建設水兵把摠一員。充為南澚東路。廣東設把摠一員。充為南澳西路。仍以叅將一員統領駐劄大城。其叅將把摠

必須會于閩浙習服舟師條約實心已試之人、每寨各造大小船隻六十號、各用水兵二千五百人、造船置器募兵支粮在閩屬之巡海道、在廣屬之海防道、西路即坐潮州橋稅、先儘水兵工食船隻器具、每年額費之數支給、其支粮規則、以照閩例、如遇賊衆船少在閩則調刷月港等處船以益之、在廣則調刷烏汀等處船以益之事畢即散、如此則我之節制舟師、居什之七、借用船隻、居什之三。我重彼輕。然後可責其用命。仍定信地在閩則舟駐玄鍾、非至浯與爲界

在廣則舟駐柘林上至惠州盤圓港為界廣東南頭船隻仍舊専備省城東接盤圓港西直移上西海地方如此則海防豫修而疆事克舉矣

一議軍儲臣計潮惠地方萬山接聯皆鳥道菁林而兵生賊熟以攻圍之略言之堂堂交鋒之陣雖有限諸路把截之用則尤多正陣之外必設奇陣之備嚴敢深入而不為奸賊掩伏所中故戰無不捷矣除把截則臨事酌量山川形勢賊情衆寡措調鄉兵外其節制之兵約非三萬不足以成功每歲糧食功賞軍

火藥器械。非銀三十餘萬不足以供應。臣聞廣東養兵之格。月給口糧二分。行糧幾厘。葢彼中常調狼兵。每以五百爲千。五千爲萬。自號虛數。不服點查。官司雖減其口糧。而彼以二人之養養一人。彼于討亦得也。行糧皆入頭目之手。而各兵分行劫掠以給養贍。官司雖減其行糧。而彼侵收于一人。彼于討亦得也。臣在浙福。每兵月給口糧三分三厘。行糧一分二厘徧查事情猶若不贍。葢臣兵列處。先聽監司查點。一

非猶所終不能禁其伙類與爲掠也

名不虛。經過地方。秋毫無犯。故與廣東所處不同。今

臣入潮惠各兵口粮行粮應照浙福事仍必處三年之食使無却顧之憂然後臣可以一意用兵如前所陳未議可勦則勦可撫則撫及境內事定亦如福建故事選練土著漸減客兵蓋師行粮從今日第一義也乞勅該部從長議處預待支給臣若冒破官帑而無成效臣之罪也

一議賞格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廣東賞格賊首一顆賞銀一兩此所以待賊兵待狼兵而非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今募浙兵係臣紀律在伍必稽其實數

沿途必禁其騷擾。臨陣必責其成功。兼之不計奇零。不殺被虜。不蹈妄冒諸弊。得級一顆。止賞銀一兩。安能致其死力哉。查得浙江倭功。每顆給銀三十兩。從賊十五兩。福建倭功一例給銀三十兩。從賊雖十五兩。今止見給五兩。上班下班。則省城有犒。過州府。則有司有犒。衝鋒則有懸賞。陣亡則有衣棺。戰傷則有藥資病故則有優恤。此又閩中之加厚客兵。而用爲鼓舞者也。今調入潮惠。視閩又遠千里。賞格縱不加厚。亦不宜反薄于閩。臣謂廣中所用之兵。宜分三等。

如用賊兵則給行糧而無工食功級准與贖罪而量賞花紅如用狠兵仍照狠兵之功賞糧餉若彼能聽臣選閱受臣約束亦以浙兵之例待之但所調浙兵一切功賞優恤必如閩中事例如此則兵心感悅而無不用命者矣

一正體統竊惟統萬衆如驅一人必以刑名分數爲務今之用兵統督征勦固在將領分任責成猶賴有司必須文武協和方能濟事臣在福建幸而撫按同心無少扞格有司觀感相與共成允茲尺寸之功誠

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今兼潮惠其事猶難蓋倭患來往有時一經蕩平其禍遂寢似無事于有司矣山寇出則為賊退則為民必撫剿互施相機而動其安集撫循轉輸策應皆屬有司假令偏拘阻撓鮮不敗事伏乞勅下該部議定文武相承體統武職自副參遊福廣三都司文職自知府以下如何節制凡臣所行係干軍務有司務要着實奉行府佐縣正等官聽臣從宜委用如有抗違阻撓及違誤軍需隱蔽賊情者容臣提送軍門施行必與臣處斷該管上司勿得偏

護撫臣行事。又照臣叨十五府三州地方之寄。與各邊畫守數百里之總兵不同。臣從事于三軍門之間與一撫一鎭事體歸一者不同。今 皇上旣以出格責任付臣。亦乞以破格事權處臣。伏乞另降勑諭一道。 天語叮嚀。嚴重務要文武官司。從實遵守。庶使臣得以展布。如此而不效者。臣之罪也。

一假便宜。竊照山寇之起伏無常。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其形莫窺。或撫而示之剿。以奪其心。或勦而示之撫。以緩其計。或致賊于栅下。而與之共臥。或

餌賊以餽遺而離其腹心或特懸轉化之權或佯責有司之失凡諸間諜不避嫌疑伏乞　天語開示同事大小諸臣容臣得以便宜從事倘機事方密功用垂成毋倡流言以報私怨使臣無所顧忌庶能勇往成功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待問存我
朱　積早服　參閱

戚少保文集

疏　戚繼光

上應詔陳言乞晋恩賞疏 隆慶丁卯 為閩浙將士訟功

伏覩詔書內一欵各邊將士立有戰功往往勘覆稽遲賞不足勸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嘉

請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限三個月以裏勘覆如有遲緩即行參論欽此欽遵近該使臣捧到恭行開讀萬姓歡呼三軍鼓舞仰惟

皇上龍飛初政首念邊陲鋒鏑微勞致勤勘覆申勵臣節博詢眞言內外臣工仰承　詔旨莫不傾心陳力而厮卒之微咸思奮効于邊疆臣竊一方將領

恩豢有年敢不奉揚　德意以圖報荅乎恭惟

皇上深念有功將士勘覆稍遲以爲賞不足勸矣然勘限雖嚴南徼萬里日月有明覆盆難照臣每念及

此忽然志生。掩功冒賞。臣罪實重。何者。臣本愚昧武
夫。世叨豢養。猾使倭變以來。兵食調度戰勳機宜。畫
出臣身。無與于人。猶不足以報 聖朝萬一。況 祖
宗制典昭昭具在。錢糧辦于有司。協力繇于各道。調
度有軍門。激揚有巡按。運籌屬之本兵。綱維存乎元
宰。而天威則藉于 朝廷。由是諸將效勞。士卒用命。
臣惟職司鼓旗。初無遠略。終鮮奇謀。徒以謹守節制（此與王文成追敘江右有功將士疏同旨）
訓練成功。第當時調度協力之臣。至今未沐甄收。陣
亡汗血之士。至今尚缺恤錄。故未賞之功與不均之

賞皆由一人掩有所致夫有朝廷之賞而逾其分
臣之所大懼也掩衆人之功以爲已有臣之所不爲
也故日夜憂惶良心發見不能自已臣謹先以米賞
之功言之浙江爲東南財賦之區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頃緣奸商勾引倭奴犯順自嘉靖三十三四等年
變起倉卒所至皆靡府縣乏討謀之長衛所缺訓練
之兵一時當事之臣悉從權宜之計遠調湖廣山東
河南等處狼兵土目雖亦節有成功而狼子野心終
難控馭沿途剽掠甚於盜賊萬里懸期慿去兵至師

無紀律。緩急不濟。繩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寵之以恩則玩而殃民。且使蠻夷習知中國之勢。或生窺伺之心。此臣之所以深思遠慮於原任浙江叅將之時。而有創練土兵之說也。夫客寓之兵。旣不足恃。而燃眉之急。又不容緩。於是具呈督臣胡宗憲撫臣阮一鶚以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官。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歲費數倍。二臣深然臣計。俾臣訓練土兵。未及一週而舟山已告急矣。然驅福建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

流寄之雜卒、而責其卽戎、且號令未明、士卒未附、雖韓白爲將、有不能成功者、如臣駑鈍、安望其能克捷哉、然能因敗爲功、而練兵之說、已有端倪矣、故于創艾之餘、深求古法、再加練習、以圖後功、三十八年、倭寇數千、突犯台州沿海地方、上下五六百里間、烽烟連亘、臣前後三戰、斬獲首級八百餘名顆、地方底寧此皆臣與前任浙江海道副使今陞兩廣總督譚綸所練浙兵、並無一客兵預之、其初戰章安也、則有首功盧奇等、陣亡吳元倫等、再戰葛埠、則有首功婁楠

等、陣亡楊貴等、三戰南灣、則有首功胡貝璭等、陣亡者無、督臣奏捷、臣與譚綸俱各叨賞、自偏裨而下。至於陣亡之士、未蒙勘覆優恤。臣於此時。已負愧無地矣。是年秋罷臣舊兵、使徃義烏、會同今陞僉事被論回籍知縣趙大河召募選練、大河在任、忠誠義氣、正而不迂、廉潔厚重、仁而有勇、民心風偃、義士雲集、郎呈蒙軍門准將大河監軍、協臣教練、以故臣得展盡底藴、法立令行、力齊心一、皆大河聯屬指示之功也教練二年、臣陞台金嚴叅將、駐劄台州與今回籍原

任台金嚴兵備僉事唐堯臣共事仍以大河監軍四十年倭寇大至該堯臣調度機如轉環策無留略分投勦寇親自當鋒比被倭賊預布奸黨于台州府城內約以入城後晡炊城中不知也臣已督兵徑勦寧海縣之倭宿梁王舖聞台州告急星馳一百五十里裼腹反救卒遇城下一皷盡滅于是有花街之捷城中炊餉未熟而賊已授首矣比時首功者朱珏等陣亡哨長陳文清等也五月初五日白水洋倭衆二千臣將兵至有一千三百大呼奮擊焚斬殆盡于是有

白水洋之捷，比時當鋒首功者楊世潮等，陣亡者陳四等也。五月十五日藤嶺之寇二千有餘，據船依山，未易遽勝，臣率衆誓天，願救回被虜男女，不重斬級，衆皆感泣，一鼓滅賊，救回被虜一千有奇，于是有藤嶺之捷，其餘小捷，凡賊不滿數百，功不及數十者，臣不敢瑣瑣贅聞，俱該總督軍門題報訖，惟以臣不通權臣嚴世蕃之故，遂使士卒之功未蒙勘覆，已而江西被廣東南贛山賊流突，動經數萬，該總督軍門調臣督原兵往援，四十年十月十七日到弋陽，賊去縣

一十里而壁臣兵夜發一鼓馘其頭目賊大敗遁走又追至新城胡坊各賊俱遁回廣東江西悉寧臣方班師比時首功者陳大成等陣亡者胡文忠等也亦以臣執論軍機與江西巡撫胡松不合遂不錄士卒之功不與首級之賞該領兵等官具奏奉 聖旨該部行催未理四十一年臣回原任五月二十五日倭犯水桶澳臣復督前兵不崇朝而滅之比時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該總督軍門題說嚴世蕃亦以前嫌未蒙覆勘本年福建倭賊屢破縣城該總督軍

門遣臣統領原兵入援、以副使王春澤監軍、七月三十日行至福寧州、該福建監軍副使汪道昆邀臣于境上、是時倭賊土寇北自福建福寧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為賊窟、附近居民、反為賊間、始雖畏威而脇從。終則貪利而導引。彌漫盤據、閩事已將不可為矣、其原破寧德縣倭賊結巢寧德縣海中懸山名橫嶼者數千、居民亦為之向導據是島者已三年矣、臣率各兵剪披荆棘、觸冒毒露、進至寧德廢城、對天誓滅臣犬馬年、以先撫脅從之人、緣橫嶼在海中、去

岸五里、潮來成海、潮退成泥、尚隔深港、五道各兵涉泥匍匐而進、一鼓而滅、克復寧德、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陳文彪等也、各兵役久、因見福建山溪險惡、鳥道攀援、欲遵軍門原示、急于告歸、緣監軍王春澤閩人也、汪道昆原任義烏縣知縣、各兵舊父母官也、互相奬掖激勵、誓與臣等共滅此賊、臣感二人之義、又督至福清、八月二十九日到縣、該日倭山二寇數萬逼城、壁于牛田、臣即于九月初二日出師、各兵奮勇斬首六百七十二顆、焚溺不計、賊遂敗遁、比

時當鏖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前賊再結巢于興化林墩地方彼地四面皆水中惟石橋可渡臣督兵十三日到興化本夜出兵倭寇悉衆據橋臣力督官兵戰奪此橋臣兵一哨三十六人爭橋盡皆戰死二哨再進戰亡一半兵衆少却臣手刃哨長劉武九十二各兵復進遂奪橋而過賊大敗溺死者萬餘人斬首二千二十三顆又追至窰頭一鼓盡滅于是八閩之寇俱平矣臣回兵至福清縣又遇新倭雙劍潭者率倭萬衆先領親倭三百餘徒祢五到牛田以待後倭

舜而深入臣又獎率疲卒復戰倭猛器精六戰而後敗之登時盡滅比時當鋒首功者陳子鑾等陣亡者傳昂等也隨有倭寇萬餘舜至汪道昆深以爲憂臣謂浙江總督汪道昆鄉人也素重汪道昆才望如能徃浙乞師臣不惜死當復入閩中必期盡掃此奴汪道昆毅然請行相期以死報國比至浙江胡軍門已被論逮京該接管巡撫都御史趙炳然改爲提督未肯遣援浙趙大河曲處以行軍至福建建陽縣水吉地方首有山賊八十餘徒該汪道昆驅軍于彼俟臣

到議曰、大軍如不滅此而行。山寇將謂我專勦倭逋。後當大肆猖况各巢倣效。益滋蔓矣乃願自將邀臣同擊、即于二十三日未時發兵、一鼓殲之比時衝鋒首功者丁茂等陣亡者朱雲山等也、已經題提、未蒙勘覆陞賞、臣未至閩之先中路倭寇、既陷政和壽寧二縣、各據海濵以爲歸計臣督兵至省、會新任提督軍門右僉都御史譚綸入營分布、二十一日大戰殲賊、通共斬首二千四百有奇、比時衝鋒者婁子和築陣亡者金距等也原破政和壽寧二縣之倭、移屯連

江縣馬鼻地方臣等又移軍向彼六月初二日到縣初三日馳六十里至彼殺溺無算衝鋒者陳祿等陣亡者陳遠等也其遁至寧德縣背石嶺者臣復力疾督兵出入茅谷之中蹶石踰險登時盡收衝鋒者徐壽等陣亡者陳忠孫等也于是恢復一府二縣而八閩倒懸解矣入冬倭寇復至幾二萬徑困仙遊勢在必取該臣等請兵于浙江軍門至十二月乃得兵二十六日一鼓而勦寇大敗城圍遂解通連上遝等處斬首一千有餘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何常

等也。倭至同安縣王倉坪文該臣于曠野之地。日午列陣大戰。比時衝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時尚有倭七八千。適至漳浦縣。因有內應。期襲縣城于旦夕間。該臣十五日督兵至彼。次日即與賊戰蔡陂嶺。蘆葦萬頃。倭伏于內。兵法所謂兩鼠鬭于穴中。三鼓而後勝之。臣斬不用命者三人。乃收全功。比時血戰者張元勳等。陣亡者李加珍等也。自後倭寇脫歸者。始知犯華不利狀。於是乎倭寇不敢復窺入閩矣。又山寇共平倭亂地方。該臣督兵于南灣勦滅。南灣者。閩

廣之交海中山也越海而用陸兵沉船而出死計對賊爲營旬日三戰殲賊幾盡廣兵少懈吳平竟以長舠遠遁交趾臣又督兵入廣盡殲其在山賊黨比時血戰者李超等陣亡者吳六八等也以後倭之犯東張大石鈞灣泉寧皆勢小易勦俱一鼓全殲不敢瑣陳于是八閩萬姓始有貼席之日無不舉手加額共祝

聖明軫念生靈命將出師掃除劇寇天威遠播地方寧謐臣等亦得藉口而逭罪矣今查前項諸臣王如龍胡守仁以功陞叅將李超張元功以功陞遊

繫、陳濠楊文傳應嘉金科陳大成以功陞都司、朱珏曾南金以功陞守備、內除福建先後功俱已勘報、兵士俱各有陞賞、雖輕重不齊、比緣各兵不知邦政事例、報不合例、無敢他望、而在臣實冒濫殊甚也。所有死事之兵與應襲子弟。俱未蒙恩。而死事者于所効勞地方。未有祀典。所謂不均之賞是也。其浙江自嘉靖三十六等年大小提臣、亦叨自祖職上陞至都指揮使、譚綸亦陞至叅政、唐堯臣陞俸一級、內唐堯臣與趙大河皆先後以被論回籍、大小將士願賞首級

止各得十兩、紀錄首級、雖奉有　明旨、並無勘覆、此所謂不賞之功是也。爲照臣部下訓練兵士、原係義烏縣民人、閭閻突起之徒。非受　朝廷升斗之祿。非臣世蒙　國恩者比。徒以臣與趙大河等諭以　君父水土之恩。更相勸誘。調集訓練。誓同生死。數年之後。恩洽義孚。近討遠援。故殺賊輒勝。如臂使指。原彼初心。豈亶爲日給三分之圖。乃爾蹈凶犯危。自投必死之役。以求萬一之功乎。亦豈人皆忠義。無所爲而爲者哉。惟望立功之後。蒙　朝廷紀錄其勞。俾各有

微職遺于孫。升斗祿以榮妻子。至于死事之徒。明知身喪他鄉。孤兒寡婦有所不顧者。亦望　朝廷恤其後人。故棄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又或一等臨陣犯于軍令者。臣立誅而肅然。亦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耶。良以　朝廷威令。及臣平居諄諄功賞之言。有以信而激之耳。故父子兄弟株連蔓引。令重而身輕。勇奮而命賤。否則各守家門。不顧赴募。臣以戎官。豈能人人驅而致之行伍之列哉。今浙功七年不勘。而閩賞又獨厚于臣。人將謂臣何。又使其事者悉不見錄。

而有功者逾七年而不課。臣恐自茲以往、無復有樂與臣共事者。臣懼覆敗之立見矣。矧浙閩雖暫告寧而兩粤見稱多事、臣若不從實陳奏、乞賜明正功賞以鼓舞人心、而使生者含冤死者暴露。三軍之士、將閒而怨悔。臣亦何能撫而用之。必待他日僨事而後言。臣固難辭三尺法。其如邊計何哉。此區區犬馬之情、所以不安于心者有四焉。夫南方風氣柔弱。倭寇已十餘年。一旦收烏合之民、而率成底定之績、此非人力、實仗 天威、臣乃安享其功伐、此所以不安於

心者一也。義烏練兵。首事如監軍趙大河汪道昆。同事如唐堯臣。其人材勞績。臣已言之于前。要之均為有功于閩者也。彼皆先後去官。而臣獨濫職如此。所以不安于心者二也。浙功不勘。與閩賞不酬其勞者尚多。死事者未得恤錄。則雖盡奪臣之爵賞以獎恤忠魂猶為負之于冥冥之中。臣尚得躍馬食肉。而將士膏塗之莽。將成拱把。此所以不安于心者三也。人臣之義。無以有已。 國家豢養武弁。正為有事需其死力耳。況暗劣如臣。幸而因人集事。得保其職。免於

戮辱足矣。且毋戰輕袍指揮。未嘗一馳汗馬。乃濫冒將帥。階列一品。掠羣力之勞。私于一身。擁 朝廷之大惠。而使士卒有不賞不均之歎。臣却又儼然受之而不辭。此所以不安于心者四也。臣蓄此四不安于心。尚欲領疆場之任。爲 朝廷宣力扞禦。且冀士卒之出力用命。則將士必將曰。吾徒捐生拚死。悉爲主帥立功名而已。吾何利焉。他日邊圉有事。而士卒恐解體矣。再照臣本以弁戎。受恩深重。分當守不伐之戒。豈宜爲將士陳功。自冒干譽之嫌。但念漢臣趙充

國破羌而還人有教其歸功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而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世法老臣不爲主上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臣聞貪人之功不義掩下之勞不仁失士心而僨避事于他日不忠臣何人斯敢避矜伐之小嫌而蹈不仁不義不忠之大罪乎軍志有曰該賞而請不賞者誅該罰而請不罰者誅今將士當賞而臣當罰使臣不以實請將何以逃夫公議伏乞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心憐將士鋒鏑之苦　勅下該部將臣追奪職

級以為久局邊功之戒通行浙江速為查勘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唐堯臣趙大河汪道昆一體查功錄用有功將士早賜勘覆以憑陞級再乞通行閩浙將先後有功及死事者子孫應承襲者仍從原營起送各立功省分轉送赴部照原覈功冊敘次擬陞一面照各邊陣亡事例于各戰捷地方立與祠祀庶幾遊魂有歸而免為中野之號俾災眚不作而永為扞禦之屬也已

請兵破虜疏 隆慶戊辰 自任練兵

昔人云（已此疏後少保總理薊保練兵事請）中國長技有五、今乃一無足恃。以故醜虜濫陵、所至無敢當其鋒。昔　先帝馭將非不嚴、綜理非不密、而卒無裨益者、以因循久而憚于更張。即有奇謀、不無過忌、一也。兵食兩乏、掣肘多而便宜難。議論多而責效速、二也。臣謹以兵食器用、賞罰大計、條爲四事、爲　皇上陳之。如言果不謬、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方其始集、則寓兵于農畝。而邊鄙莫窺其形。取給于公家。而齊民不病其擾。其合也。遏途杜驛騷之害。入陣成節制之師。驅之爲戰、則勝算在我而

無失律之虞。及其成功。則張弛自如而無不掉之患。斯士氣日張而虜氣日奪。然後分此十萬之衆以訓九邊。九邊之兵強矣。舉此以訓京營。京營之兵強矣。即布昭 神武。問罪匈奴。無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邊之費以資供需。撤戍邊之兵以資訓練。而買馬之費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強兵。亦以富國。一勞永佚之上計也。次者與臣五萬。使得一當匈奴。令其不敢南牧。遺中國十數年之安。計之次也。不得已與臣三萬。非敢必有功。完繕收保以待虜

來何有可乘因而擊之計之下也如以臣言紕謬令
臣沿襲故事所將不踰萬人而緩急無益于事臣即
不自愛謂國威何惟乞　聖明矜察施行邊方幸甚
臣愚幸甚一練兵今之兵外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
衛民兵內則三大營軍與四省班軍也民兵改而徵
銀班軍充乎工作其邊兵則擺守邊墻夫擺邊之設
須驟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乘邊墻以防其出沒方
爲完策乃今守要既無重兵其界惟恃一墻相去數
丈僅列一卒虜即輕騎入犯猶不可支況大舉乎第

相沿月久。如遽撤之而虜猝來。誰任其咎。況邊兵志氣銷沮。憚虜積威。終不可化。責以成效。不亦難乎。其京兵則恃承平日久。竄身豪門。本業久廢。非若 國初百戰精銳之士。不惟淪浹難變。抑且沮格不行。外此惟召募之途。而有家者多不應募。其應者皆無籍之徒。不嚴則不可用。嚴則若其不堪。相引而去。未見其便也。求其可語節制者。莫如父子兵。可與共任者惟良有司。夫有司分土分民。親則父子。尊則師帥。丘廬墳墓悉入版圖。兵甲錢糧皆可取給。蓋能制其死

命。而後可得其死力也。倘不以臣爲過計、客臣會同
譚侍郎遍將強勁堪出兵邑分若干處、備查才堪牧
御、不拘科甲與見任廢棄、相應邑令者若干人、及臣
舊部將與新訪堪任將領者若干人、列名奏取赴京、
與臣等歃盟、同心共濟、其各縣令訪求境內豪傑義
勇、預加優恤、仍先調原練鳥銃兵一萬、授以戰陣機
宜、期以半年入轂、比時各縣政化洽而民心歸、乃分
州縣每不然
授各將領、赴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即以縣令監督
心以老弱應募故欲其自募自督耳
以將領統之、就彼依法訓練、通俟一年、各有成驗、乃

調近京地方合練之。由是分訓邊兵。九邊之兵精矣。由是閱習京兵。與之習教。京營之兵精矣。如或不效、臣甘欺罔之誅。況縣令監兵。尤有便益。即有逃避。在伍可以究其父兄。在籍可以係其妻子。召之集則不敢後期。率之歸則不敢生擾。從臣練義烏兵。即與該縣趙大河同事。及赴台亦以大河監督。故軍法雖嚴不敢逃避。士心咸服而無怨咨。此已試之明效也。其各縣官。不必作缺。另委署事。同軍之凡。照舊供職。論功叙遷。庶責成有定。分無所逃。而統體相維。心亦無

解也。如以責專城，難以監征。或每府以府佐一員總其縣兵，或每省以兵備一員監其募練，而仍嚴責縣官同心共濟，為䄍集之計，撫循室家于調後之時，亦一策也。一議食。今臣以十萬請，幸而聽臣，所費不貲。欲取辦于度支與內帑，必不能給，宜取練兵該省應解錢糧，各給其半，俟調集之日，通計該省兵若干，預備二年之食，于解京銀徵足，奏委二司官一員收押，隨兵支給，又將支過若干報部，聽令處補，既免空虛之患，亦無轉運之難，庶為兩便。一制器。夫虜之長

技在衝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車。然行之不效者、制度不合。輕重失宜。或載兵仗而不利長驅。或駕以牛馬而不能當鐵騎。況無數萬之衆而輙用車。是自弃也。若臣所利用者、首則戰車鳥銃百子銃、次則火箭珠筒、次則藤牌長刀、各負鐵背、次則悶棍、各帶鐵胸、其製造不必仰給工部、惟分行各省。廣東出藤牌則造牌。福建出刀則造刀。浙江精鳥銃則造鳥銃戰車百子銃、就近山東西河南造之。卽將各省歲造盔甲弓箭等停止。改造前器。一年之數不足、預借二年三

年。或借布政司銀與撫按贓罰。仍聽臣取舊用諳練實心做事之人到京。授以方略。分投委發以彼省監司一人管錢糧。都司一人管造局。如無堪任。另選諳習者任之。造完即令押解赴營。或不堪用。各官盡產賠償。必不假貸。則器皆可用。而動有成功也。一均賞罰。夫制勝既需群策。而功賞當及勞臣。功成之日。監督二司、及監造都司、與監兵知縣、各照所管分別輕重、不次超擢、非大故不得指摘瑕疵。致仕之日。功陞級俸。支與終身。仍錄其子姓。其各省巡撫并各該守

巡及府縣佐貳一體論功以爲其事之勸。此賞格也。
至于責成委任更乞勅諭吏部都察院通行各官務
用心奉國、毋持異見、毋敗本謀、或姑息小民、視邊事
如秦越、或士旣成列、假勾攝以亂其行、或官能任事、
倡亂言以孽其短、有一于斯、即行參究、或私受風旨、
故爲阻撓、給餉不時、訓練無效、隨即坐罪不貸、其各
縣旣有責成、即有人言、暫免論劾。俟有成績、然後殿
最之。蓋事于多官、本難齊一、故臣不患禦虜之難。而
患聯合協濟之不易也。則不憚于喋喋者、凡以是耳、

練兵條議疏 隆慶戊辰薊練南兵

該總督侍郎譚綸上言邊事，以臣爲總理，輙蒙俞允，責以訓練，畀之邊鄙，臣于是單騎赴任，由夏及冬，旣勉視事，已幾八月，其所以仰紓 皇上宵旰之憂，副有司期望之原，中其事者驅馳之義，此其時矣，復何忍喪其心志，寄漏舟而胥溺，巢炎棟而待焚哉，特借以軍務之狀，別爲數端，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而繼以邊事可憂之勢，因形戰守之宜，敬爲 皇上陳之，何謂雖多亦少，夫

今之憂薊事者。不過曰兵不足食不足耳。以臣計之。見今薊之主客兵將及十五萬。除客兵數分之一。乃不為戎而為匠。且盡厮役供辦等項。而荷戈者纔十之四五。有時點閱。暫執軍器以應名。平居練習。悉恃將領以偷安。惟老弱之卒赴邊。其冒名頂替。朘擢肥已者。又不知幾何。所謂雖多亦少者一也。緣邊鮮郡邑驛遞。而經由者莫不資其夫馬。即查盤查邊督工差委絡繹不絕。則營堡關塞儼一驛遞傳舍也。至如架砲守墩尖夜守垛應援等兵。一遇諸司並臨。撥充

邊吏邊將專以奉使客為要計

夫馬猶且不足。所謂雖多亦少者二也。各關寨相去有百里二三百里者。遇賊入寇。上司調遣。不計遠近不約程限。將領畏恐督責。捲甲疾馳。瘠人瘦馬。喘息無暇。豈能禦虜。況一時不能遽集。所謂雖多亦少者三也。各省班軍四萬有奇。到邊則分守于各區將領（班軍之無益尤甚不如折該省行價以餉土兵）畱于鎮城。囘則聽其散漫。惟入邊始一識軍面。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張空拳而無裨實用。所謂雖多亦少者四也。步兵不能趨急。馬兵臨陣。皆舍馬藏于林藪即人控三馬。亦占軍一千。不得向敵。況又多不在軍

者所謂雖多亦少者五也厚養家丁而以營軍充其役馳其馬且聽其騷擾廢軍食而供之家丁盛而軍心離矣苟能使軍爲家丁其力孰衆所謂雖多亦少者六也薊十區延袤二千餘里每一堞二三軍守之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險不能犯處止需墩哨守望而併軍于衝所則何患其寡哉所謂雖多亦少者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賊至墻必肆攻打我兵亦乘墻角力而後能守非平日號令嚴明孰肯用命不惟戰需陳亦必練而後能守此不練之失一也守險全恃

今邊將多以家丁致勝然給非治本計也

火器。乃悉皆掩臥塵土間。叩之則云俟報警方給。問其用。咸曰不能。此不練之失二也。十區軍皆土著。取而練之。誰為守助。棄此不講。遠求各省竭力入衛之兵。此不練之失三也。入衛之兵。因循日久。該省既無暇于教練。而戍地復嫌于非屬。縱手足精強。而器具不精。號令不習。此不練之失四也。順天八府班軍民兵于薊皆土著之選。教之未必無用。乃以四萬衆而委之于不教。此不練之失五也。練兵者將也。今日用將。以勇為上。夫勇一人敵耳。未可與言練兵也。此不

練之失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以火器言之。一銃數手脚踏銃而發。惟求分數。不念臨陣之空否。甚而一營之軍。以十分之七充銃手。不知五兵以長衛短。以短衛長。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一也。三軍之事。鎗刀鈎棒皆有用法。他如司金鼓者。亦有起止緩急之節。今皆置之不聞。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二也。今之禦虜者火器耳。然惟邊銃快鎗二者。且製造不精。放演無法。外此則弓矢耳。夫弓矢不強于虜。且虜堅甲兜鍪。矢不能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

火器可爲奇兵不可爲正兵。

須求經練之人，始有實用。苟或用私智以取予，任喜怒以高下，皆虛應故事耳。所謂雖練無益之弊四也。

何謂邊勢之可憂？夫薊邊天險，所貴在守，而有不能者，區軍不練，邊軍多逃，入衛客軍牽制于馬。在彼寇間無時，在我乘墻有限，萬一虜中有謀，如譚侍郎所云，深入而久住，禦之不能，驅之無術。此皆我坐積弱，彼成積威，及今不大為之計，將來之變有不可知者。

何謂因形戰守之宜？薊鎮之地有三等，平易交衝，腹裏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

谷狹隘。林莽蓊翳。邊外迤北之形也。形勢既殊。而因形措勝之法。亦必各異。況虜馬入內地。聲勢聯絡。志氣精專。角力平原。固未逆覩。而兵法有云未定可擊。又云出其不意毋胡騎初臨我邊。山谷崎嶇。騎不成列。首尾不顧。此非未定可擊之時乎。及入犯內地。擄掠已厭。滿載而歸。無復部伍。此非出其不意之時乎。當此果有練成步兵萬數乘之。蔑有不勝者。而虜入平原。莫過車戰。在近邊莫過騎戰。在邊外莫過步戰。平地利騎而中國之馬不能如虜惟三者俱備。迭相為用。然三者中。又惟未定與不意為

可勝而西北邊素習于馬未閑山谷與林戰之法臣（乘險步卒爲長技少保所以欲用南也）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疊險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鬬無有不勝此臣躬試非臆說也即使其乘墻而守亦惟浙兵而守可固何則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數尺復無墩塹偏坡之險賊動以萬數圍之且鳥銃發無不中臣公車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邊墻既高臨下復有偏坡雜以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至于鳥銃已調到三千分發防秋伏望 敕下廷臣博議再于浙兵內取殺手

三千鳥銃三千或于西北招募新兵或就薊鎮摘取見兵即不十萬亦須馬足五枝步足十枝專聽臣統練與薊防無礙俟合練成凡遇春秋兩防臣將二萬分布相近乘守萬一疎虞致使突入臣即通行聚合截殺不惟薊省入衛之費而各邊亦免空虛之憂斯（嘉靖中每年調延寧宣大之兵以防薊鎮故也）戰守咸備一舉而四利矣其應用犒賞并修整兵車火器議于何項措處聽臣取用乞仍將臣前開七原六大四弊逐款作何改圖嚴督文武邊吏分任責成戰守並舉庶練兵之寄不為虛文臣又竊惟邊事本

有可為之勢。但其機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不在文

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蓋薊鎮切近京都。法令久弛

薊鎮之弊　遂以近京

邑而涸。然常多弊。鎮之難于治邊亦以近京而浮

弊痼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涵淆　朝議紛挐。故應區

議易起

處振飭者。畏衆議而逡巡齟齬。或施行方半。人言偶

乘。首尾顧忌。實難展布。易起嫌疑。如蒙　皇上允行

臣策。受成鼓舞。在于總督。再乞監軍科道一員常川

監督。容臣敎練。及期而用之。未有不效者。如以臣言

紕謬。且力詆舉。誹竟從沮格。乃徒使臣沿襲故事。乾

沒時流。虜至則趑趄而避。虜歸則捕拾以爲功臣

直戇無知誠不能也。